

却十分愜意——他始終認為，一個偉大的作家，是不能自適於某種定型生活的，而必需是生活在波濤裏，所謂「未經長夜痛哭的人，不足以喻人生。」這也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，辛鬱仍然對二十一年來的革命生活，有著太多的感懷，而且充滿著依戀。實在是因為二十一年的軍中生活，帶給他的。多采多姿、結實的生活歷練，是寫作最好的材料。我們在品嚐他的作品時，不管是詩集「軍曹手記」，或者是小說「不是鴛鳥」，都可提煉出這一份生活的歷練。無可否認的，這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成其為一個作家的原因。

辛鬱在三十六歲退役之前，便已和幾個朋友，共同創辦了「十月出版社」，退役下來，也繼續的幹這一行，但却因經營不善，不得不將之結束。由於現實生活咄咄逼人，再加上一股寫作的渴望，他便開始從事寫作，而自稱這是「賣文」。事實上，他要求自己極嚴，認為過去的二十年，雖然寫了不少的東西，但能通過自己的，為數却極少，他常因此而不安。但我們知道，辛鬱的不肯自適，是希望藉著這股不安定的心，來使寫作的境界更進一步。現在即將出版的詩集「同溫層」，以及中篇小說集「地下火」，便是我們拭目以待的作品。

最值得一提的，該是辛鬱愛護青年朋友們的精神，舉凡各校、各社團舉辦的文藝座談會，或是文藝研討會，辛鬱都非常樂意出席指導，使得有志從事寫作的青年朋友，獲取一些寫作的經驗。所以辛鬱常受青年朋友的歡迎，這就是辛鬱。（浩海）



童 眞

童眞，浙江省慈谿縣童市鎮人，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八日生。

大學肄業。民國四十一年春，開始寫作。

對於童真來說，能活過幾十年的歲月，實在是一個奇蹟，由於她是一個早產兒，所以一直到三、四歲，還經常與藥罐爲伍。但是在入學以後，健康情況漸佳，而且學業成績很不錯。令人驚奇的是，她長于數學，其次才是國文，她的父兄都在上海經商，長她五歲的姊姊，便認爲她該學理工，而童真自己呢？也是希望以工程師做爲她的終身職業。然而，漸漸地，她却被各種文藝書籍所吸引，尤其是翻譯小說。她把整個暑假和寒假，一股腦的花在閱讀小說上。同時，她也認清了一個事實，那便是她太瘦弱了，不適合讀工科，因此，她就這樣的選讀了文科。

豈料學業未成，她便跟陳森先生結婚，新居甫定，却又匆匆的到了臺灣，那時是三十六年秋。她本來還懷著一份年輕飛躍的心情，希望能藉此機會到處旅遊一番。現在想想，也著實慶幸因此能逃出共匪的魔掌，而在這裏安居下來。但當時，他們既把祖傳的房屋、田地、財物留在家鄉，一切便得謀自給自足之道了，於是年輕的她，學會了許多妻子兼母親不得不做的工作。更難得的是，在四十一年春，她踏上了寫作的旅程，逐漸地，寫作成了他生流的一部分，它滋潤了童真的心靈，但同時也侵蝕了她的健康。就在五十年秋，她羸弱的身子，終於不堪負荷，而病倒了。在這十年之間，有了四個兒女，也寫了不少短篇、中篇小說，以及完成一個長篇小說「愛情道上」。

這次病倒，大約休養了一年左右，這時她幾次下定決心，從此不再寫作了。但是寫作和她相伴已久，沒有它，總覺得生活上缺少了什麼，於是基於這一份熱愛，她又重新提筆寫作了。這時，她的思想已較以前成熟，寫作技巧也較從前圓潤。在寫作的領域裏，她繼續不斷的創作。她將那場病認爲是一個分水嶺；前期的小說，偏重于中、短篇，自認那時作品較粗糙而膚淺；而後期的小說，則偏重較爲細膩而深于長篇創作了，諸如：「霧中的足跡」「車麟麟」「夏日的笑」「寂寞街頭」「寒江雪」。

從四十一年春迄今，童真便不間斷的寫了二十多年，而且全部都是小說創作，也曾出版了十幾本書，她認爲雖然不是沒有一丁點兒成績，但也實在是少得可憐，這自然是自我鞭策的話啦！最後，她認爲：「由於年紀

大了，才憬悟到寫作不是一種名利雙收的事業；現在，我只寫作，寫作完全是種興趣，是種奉獻——你辛苦了，一輩子，你真誠地奉獻了一顆心。」（浩海）



盧克彰

盧克彰，浙江省諸暨縣人，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生，中央

軍校十六期畢業。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寫作。

我們看到盧克彰的簡單介紹，沒有筆名，甚至經歷這一欄內也是空白的。他自謂一生，除了做保衛國家民族的革命軍人外，二十多年來，未曾就一官半職，因為他已經將整個生命投入了寫作，寫了許許多多的作品。但是他本人却總覺得不滿意，不成熟，眼高手低，了無是處；當然，我們知道，這不外是種謙辭。

我們讀到盧克彰的作品時，會覺得他筆下的人物，是生活在我們的四周，甚至是我們自己呢！這些人物的形像在我们的眼前。是種自然的存在，真實的流躍。

幼年，他便喜歡讀章回小說，因此而立下了舊文學的根基，年歲稍長，在到過杭州、紹興等地以後，才接觸到新文學。而後又在十六歲時，幸遇越籍作家蔣屏風先生，在他的薰陶之下，啓開了寫作的途徑，開始回報刊投稿，所以盧克彰的開始寫作，可以追溯到他十六歲那年。

但是，十八歲那年，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，抗戰軍興，基於救國爲民的一片赤忱，於是毅然投筆從戎，考入了中央軍校，加入了革命軍的大熔爐，從此，輾轉閩、越、贛、湘一帶，這期間與文藝脫了節。一直等到三十八年，赤禍蔓延，國變家變，身心受到巨創，於是，他重拾筆桿，聲討禍國殃民的共匪，控訴共匪的暴